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讨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讨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年·北京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讨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年·北京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出版
(北京東長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公釐 1/16 · 印張34 1/2 · 插頁4 · 字數607,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共二册) (7) 3.50元

统一书号11002·111

編者的話

適應着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需要，適應着廣大人民羣眾對於科學及文化的提高和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和立場，來整理祖國的歷史，建立我國的歷史科學，在目前，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了。

但是，就社會科學各部門的科學而論，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歷史科學，仍然是最薄弱的一環。為着把歷史科學提高一步，固然有待於社會科學各部門，如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考古學、文學等各部門專家學者的努力，但卻不能不是史學工作者最中心的任務。譬如說，中國歷史社會的發展規律，社會科學的其他各部門科學雖能提供一定的線索和現象，但將這些線索和現象綜合起來，從基礎到上層建築，根據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原則，從各方面提出能具有一定說服力的體系及規律性的闡明，就成了史學家責無旁貸的事。

就目前中國歷史科學說，問題仍然是非常之多的。不說中國歷史上個別人物、事件和現象的許多小問題了，就是有關中國歷史社會發展規律的大問題，如中國原始公社如何過渡到奴隶占有制社會，奴隶占有制社會如何過渡到封建所有制社會，封建所有制社會如何經由屬於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和範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過渡到社会主义社會，以及我國奴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基本經濟法則和特點，都必須由我們史學家更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更就近年來中國史學家最注意的兩個問題說，一個是古代史

分期問題，一个是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問題，都是有關我國歷史社會發展上的大問題，是解決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決定性的關鍵。因之，創造性的努力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有歷史意義，而且有嚴肅的現實意義；不僅有助于我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澄清，而且有助于解決歷史上中國本身多民族的關係，以及有助于解決中國民族與中國四鄰各民族國家的關係。所以，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和研究，是有重大意義的。

近年來，我國史學家一方面努力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另方面努力於中國史料的發掘，進行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艱苦研究，因之，我們在這方面確實獲得了不少的成就。可以這樣說，在歷史科學的創造性的研究上，解放七年來的成績，已經遠遠地超过了過去三十年的論爭。僅就上述兩個重大的歷史問題研究說：關於古代史分期的討論，近年來已經由過去長期分歧雜亂無休止的空洞論辯的階段，進入了學習掌握理論和發掘丰富史料、進行理論與實際結合研究的階段。因之，空洞無物的公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長篇大論空話，已經不為讀者和作者所歡迎了。特別重要的一點，即在黨的端正學術論爭態度的政策指導下，使學術討論的態度有了本質的轉變。這就有可能保證我們史學家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比較快地把古代史分期問題在討論中求得解決。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着缺點的。如果檢查一下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就可以發現我們許多史學家對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徵，及其過渡時期的基本現象，乃至這兩種生產方式內部的階段性劃分等等必要的理論上的研究和準備工作還很不夠，因之，大家的基本認識還不能一致，在頗多的地方陷於枝節問題的冗長論辯，而丟開了主要的問題。同時，再加上關於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阻力還很大，傳統的習慣觀點還佔着很大的優勢。這些，就在某種程度上阻

碍了对这一問題的科学的研究的進展。最明顯的例子，如各大雜志和報紙的編輯工作未能执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遇着問題的新的提法便有所顧忌，或主觀上有所偏愛而不能尽量使問題展开討論。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來說，中國史学史上出現这些現象也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所以，近年來关于這一問題的討論，見諸雜志報紙的就有了偏重之感，甚至有的報章雜志，直到今日連一篇非西周封建論的文章还未登載过，而一般的報章雜志也很少刊載。当然，今年党提出“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以后，这种現象已开始有了轉变。因此，关于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近几年來成績虽然不大，但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得到更大的收獲。

至于資本主义生產因素萌芽問題，是解放以后中國历史學界提出的一个新問題（过去虽然有史学家朦朧地提过，但沒有提供一定的史料和确切的論斷）。但因這一問題的阻力較小，过去的学者們也不會注意，特別是关于資本主义生產因素萌芽存在时期的历史——明清的历史，經濟現象的叙述与分析，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報章雜志比較欢迎，這一問題的提出立即引起史学家的普遍注意。从我們收輯这一个集子的約八十万字中，也可以看出我國史学家如何重視這一問題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現象。因为，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我們比較科学地解决中國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發展規律，而且有助于我們把中國历史从特殊論、循环論等的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來，并且有力地駁斥帝國主义誣讟我國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進步与發展的胡說，从而也証明了毛主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会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

就我們所收輯的这个集子中的三十三篇文章（最后一篇是报

導性的文章)看,除了個別先生認為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應在唐宋時代以及另外個別先生認為在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以後中國才有資本主義萌芽兩種突出的意見外,絕大多數都肯定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出現在明代,而這個絕大多數的大部分還肯定在明代中葉。自然,在這個大多數的意見中還有些意見未能完全一致,主要表現在有的提的高一點和有的提的低一點,或稍早和稍晚。而总的趨勢却是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于明代,到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十八世紀),并有所發展。

從這些文章的內容看,我們史學家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在這短短的几年中,所得到的收穫是超越了前代幾十年的總成績的,我們的史學家這一努力,對於中國歷史科學的功績,無可否認,是巨大的,因為這些功績基本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科學的外貌,把中國歷史從漆黑一團的沒有規律、沒有發展的“特殊論”、“長期性”和“停滯論”的糊塗現象中挽救出來了。

但是,我們許多史學家,為什麼能從這短短的時間中邁越前代,獲得如此之大的成績呢?我們從收輯這個集子的工作中,發現討論這個問題的各位學者們,不拘持何種意見,却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努力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準則。因之,這些文章中,有相互間的批評,也有相互間的補充。但由於大家都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準則,和盡量多地發掘史料,並且還盡量地把理論與實際材料結合起來,自己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見解,而不是枝枝節節要詭辯花招,所以,這些文章的作家中,雖然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掌握史料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有所不同,而仍然有不同的見解,但我們可以相信,這些不同,將很快地獲得接近。

自然,我們史學家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的討論雖然有

着很大的成績，但仍然有着不少的缺点。譬如，从这个集子所收的許多文章中，材料固然不少，但雷同的很多；偏重經濟基礎的文章很多，而隨着經濟基礎的变化必然引起的上層建筑的变化，如政治和法律的觀点与制度的变化，宗教、哲学、文学、藝術等意識形态的变化等等的研究就頗嫌不足。总之，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的全面研究的文章还很缺乏。其次，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情形还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有些文章就使人感覺空洞，有从概念到概念之嫌。因此，我們很希望能有更多更充实的文章，使我們未來的明清史能更加完备，并为我國近代史上的許多問題乃至上限問題的研究提供重新考慮的綫索。

最后，必須談談我們收輯这个集子的目的与方針。我們，中國人民大学中國历史教研室的同人，由于資料的缺乏，理論學習更感不足，对于中國历史上的許多問題的討論，都希望能得到比較廣泛一点的学习机会，以提高我們業務和理論水平。而近年來各位專家学者对中國資本主义生產因素萌芽問題的討論文章，因散見各報章雜志，不僅翻檢不便，而且有些報章雜志我們很难見到，使我們在學習上感到很大困难。我們推己及人，想到許多讀者在學習和研究上，也会感到和我們同样的要求，因此，我們便应三聯書店之約收輯了这个集子。在这个集子內收輯了三十三篇散見各報章雜志以及小冊子的有关中國資本主义生產因素萌芽問題的文章。

但这是中國史學上提出的一个新問題，直到今日討論尚在進行中，因此，我們的編輯就務求尽量廣泛，以达到符合党所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方針。这样作，我們認為不僅有助于这个目前尚未定案的問題的進一步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而且為我們对于这一問題的学习也造成更便利的条件。

同时，我們关于这一問題虽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意見既

然是不成熟的，就必須進一步地向各專家學者學習，以提高我們的理論和業務水平。因此，我們編輯這個集子時，尽量收輯各家的文章，不僅是為着符合“百家爭鳴”之旨，而且是為着尽量使我們自己不致陷于故步自封的狹隘圈子。有的學者寫過許多關於這一問題的文章，但因篇幅究竟有限，因此只選了我們認為最能代表他的意見的一篇或兩篇，當然這種選擇不一定很恰當。

自然，我們由於涉獵的範圍不廣，恐怕還有許多很好的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萌芽問題的文章，遺漏在這個集子之外，因此希望讀者多加指教，以便再版時加進去。

最後，我們收輯這個集子，在時間上截至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為止。因之，十月一日以後的許多作品，都未收入，這是必須聲明的。

目 次

編者的話

明代蘇松嘉湖四府的租額和江南紡織業………	王仲聰	1
明代蘇州織工、江西陶工反封建鬥爭		
史料類輯………	傅衣凌	20
——附論手工業勞動者在農民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		
明代手工業的發展………	李光璧	31
明代瓷器的海外貿易………	賈敬顏	47
明代江南地主經濟新發展的初步研究………	傅衣凌	52
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	鄧拓	69
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和啟蒙思潮的特点………	侯外廬	91
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吳晗	126
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停滯、變化和發展………	尚鍼	160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		
萌芽………	錢宏	238
明末清初(一六二〇——一七二〇年)中國的農業		
勞動生產率、地租和土地集中………	陳振漢	272
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因素的		
萌芽………	傅筑夫、李競能	295
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	翦伯贊	338
——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情況		
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	劉炎	401
明代的工匠制度………	陳詩啓	436
中國封建社會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	孔經緯	467

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的工場	
手工業	彭澤益 489
明代江南富戶的分析	傅衣凌 540
關於中國清初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發展水平 問題	李之勤 565
——和吳大琨同志商榷	
清代鴉片戰爭前的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與農民	
生活	李文治 609
明代後期一條鞭法的研究	田繼周 657
鴉片戰爭前雲南銅礦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	王明倫 673
從明代景德鎮磁業看資本主義因素的 萌芽	徐文、江思清 685
略論“紅樓夢”社會背景	陳湛若 703
——評吳大琨先生的幾個論點	
關於“略論‘紅樓夢’社會背景”及其它	吳大琨 734
——答陳湛若先生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	黎澍 742
對黎澍同志“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考察” 一文的幾點意見	韓大成 781
論北宋時資本主義關係的產生	束世澂 804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	吳海若 835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資本 主義的萌芽	許大齡 897
明代礦業的發展	白壽彝 947
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萌芽	韓大成 994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	杜真 1092

明代蘇松嘉湖四府的 租額和江南紡織業

王仲擎

東方封建社會的剝削祕密

南宋末年，賈似道試行公田法，先从浙西路實施，蘇州、松江几府土地，大都由政府賤價收買，作為公田。經張士誠時，公田數量，繼續擴大。朱元璋滅張士誠，凡張士誠部下官吏及富民所有田產，一律沒收，作為公田。據“宣德實錄”所載况鍾奏疏，蘇州耕地，如按十六分計算，十五分是公田，一分是民田。明政府規定蘇、松、嘉、湖四府公田的租額也特別重。每畝最高額竟至二三石。因此，全國田賦，蘇州、松江最重，嘉興、湖州較次，杭州又較次。洪武十三年，曾命戶部酌量減輕江南租額。蘇州一府的秋糧，仍多至二百七十四萬大千余石。其中民糧，僅十五萬石，只占十九分之一強。田糧負擔，全部壓在農民頭上。江南農民在這種程度的剝削之下，是怎樣活下去的呢？不論朱元璋用何種威力，如何地鎮壓江南農民，倘江南農民真活不下去，難道不會揭竿起義嗎？

朱元璋是從農民革命運動中起來，而又出賣這革命運動的叛徒。他懂得一些封建治術，他並且已摸索到東方封建社會的剝削秘密。他知道善良的農民只要能苟延殘喘，眼前可活，他們或許不會立刻起來革命推倒他的政權的。當然，這是有最低限度的，他知

道在什么限度下，農民还能忍受，他才敢辣手地做去。

什么是东方封建社会的剥削秘密呢？那就是土地剥削之不足，轉向紡織机剥削，这本來是东方封建社会傳統的剥削方式，自古已然，并非創始于朱元璋。

秦以前，已有布縷之征，由于当时紡織工具的比較粗率，紡織技能的比較不熟練，生產量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幼年时代的紡織業，尙不能成为政府剥削的主要部門。往后由于劳动人民对紡織技能的不断提高，紡織工具的繼續改良，綢布生產量驚人的在激增。漢劉徹在公元前一〇七年的一歲之中，政府誅求到民間均輸帛五百余万匹。托爾米“地理志”記載著公元一〇〇年左右，西方与蠶絲國貿易的事，所称蠶絲國，正指我國東漢王朝。由于劳动人民的生產實踐而創造了奇蹟，使中國獲得世界蠶絲國的徽称，这光荣是属于当时的耕男織妇的。可是因为紡織工具的發展和改良，紡織技能也隨著变更和發展，社會的生產力，也隨著变更和發展，于是封建的剥削方式，也与此適应而变更和發展了。三世紀初叶，戶調式出現了。封建統治者才正式向紡織机進行重点剥削。从此，封建政权，不但向人民要大量的租谷，同时也向人民要超額的調綢。戶調的最高額，历史上有明文記載的，要推北魏太和九年——公元四八四年，每戶每年繳綢十匹。唐初戶調式轉变为租庸調，名目虽更換，剥削的性質并无多大差別，政府向人民依旧是要求谷要綢布。宋的兩稅，秋稅的对象是租谷，夏稅的对象是綢布。兩稅之外有鹽折，也是折成綢布。往后有和買，宋趙佶时，江西一路，和買綢紬，就有五十万匹之多。元朝对紡織業的剥削，一定更重，可惜記載不完全，无从查考。但那时南方沿海一帶，每年征收木棉十万匹。新兴的棉織業苛征暴斂，已是如此，对于有千年以上历史的絲織業和麻織業的稅斂，是一定百倍于此的。明初的夏稅对象，还是

絹布。高啓“養蠶詞”：“簷前織車急作絲，又是夏稅將催時”可証。

封建剝削摧殘了初期的絲織業

朱元璋既摸索到東方封建社會的剝削秘密以後，就計劃向勞動人民的紡織機作大規模的剝削。他想全國普遍地展開栽桑植棉運動，以遂他剝削人民的願望。“明會典”載他一做了皇帝，就令國內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的，栽桑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累加。不種桑的，罰每年出絹一匹、不種麻的，罰出麻布一匹，不種木棉的罰出木棉布一匹。“明通紀”又記載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年，命令戶部行文書教國內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第一年種二百株，第二年種四百株，第三年種六百株。栽種過的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這煌煌詔令，有沒有收到成效呢？沒有。其實這類詔令，也不是開始於朱元璋，自古而然。為什麼這類詔令，往往等於具文，毫無作用呢？這是有它內在原因的。

由於封建統治的殘酷剝削，本已造成了農民的極端貧困，中國農業因此也停留在低級水平的條件下。不管中國土地所有權如何集中，但土地使用權是極度分散的。由於田場的狹小，人口的蕃殖，相反的，勞動力却过剩。在這種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消耗，是農業里獲取最高產額的唯一途徑了。男耕女織，本來是兩性的原始分工。要解決土地方面的不足，唯有倚賴紡織業。於是耕男勤栽桑麻，織妇長年扎扎機杼。耕男織妇的主觀願望，不過要求能支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長他們破產時期的來到而已。客觀效果上，却給社會創造了無數財富，因紡織業的發達，社會生產力，也隨著轉變和發展了。可是封建的生產關係也與此適應而變更和發展了。封建統治者摸索到這封建社會的剝削秘密之後，就大刀闊

斧的对創造物質財富的主人——劳动人民，作殘酷的无情的剝削。既向人民要大量的租谷，又向人民要超額的絹布、往后茶鹽瓷器，无一不稅。耕男織妇生產了无数物質財富，不但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却反而陷入更深的泥淖里去了。因此，他們的生產情緒是不高的，唐天宝中，每年布絹綿的稅入共二千七百余万端匹屯。天宝之后，封建剝削一天天加重，但絹布稅入的数量，却似下減，主要原因，就是在此。由于剝削的殘酷，天宝以后絹布的总生產量是在萎縮了。唐李紳“辛苦吟”：

“籠上扶犁兒，手种腹長飢。
窗下擲梭女，手織身无衣。”

唐王建“簇叢辭”：

“三月开箔雪团团，先將新繭送縣官，
已聞鄉里（鄉保長）催織作，去与誰人身上著。”

在这种不合理的生產關係之下，生產情緒的低落是理所當然的。創造物質財富的劳动人民，把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全部得繳給統治者，生產情緒焉得不低落，絹布總生產量，焉得不萎縮呢？

封建統治者見到耕男織妇对絹布生產情緒的不高，是非常憂慮的，尤其明顯地看到北方農村把丰盛的桑柘，不断的斫伐，更是非常惶恐。桑柘斫伐的开始，大概在天宝之后。唐李灝會昌二年——八四二年，李怡大中元年——八四七年，后晉石重貴開运二年——九四五年，后漢劉承祐乾祐元年——九四八年，几次三番地下令禁止斫伐桑樹，違者处以重罰。宋趙匡胤建隆三年——九六二年，甚至命令剥桑三工以上，为首的处死刑，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的，免死刑，永远罰做苦工，从犯充軍三年。但是无论政府怎样嚴刑峻罰，禁止斫伐桑樹，桑樹还是一天天減少下去。統治者們也想不出好的对策來。常常开会討論这一嚴重問題。宋趙頊熙甯

元年——一〇六八年，中書省議論到獎勵種桑事，趙頊是比較聰明的一個皇帝，他說：“種桑，老百姓那有不願意的，老百姓所以不種桑，因為我們的捐稅，都按著戶籍的等級來攤派的，戶籍分五等，又都是以種桑的多少，作為分等級高下的標準，老百姓怕種了桑之後，地方官吏，提升他們的戶等，戶等一升，老百姓負擔就加重，所以老百姓不願意。”趙頊的話是對的。農民怕種桑養蠶，主要是因為政府看到農民栽了桑養了蠶，就把農民看做最好的剝削對象，無限制的任情剝削，反而加速了農民的破產，所以才不願栽桑，不願養蠶，不斷地斫去桑樹，企圖減輕封建的剝削。封建的生產關係，這樣緊緊地束縛住活躍的生產力，到這地步，情形是相當嚴重了。

斫伐桑柘的人，就是栽桑養蠶，而禁不起封建超額剝削的耕男織女。因為要躲避無限制的殘酷的剝削，才自己動手斫去他們過去曾經認為衣食之源，而不料以後却促成他們迅速破產的桑柘樹。斫去桑柘之後，不得不推諉自己不知道。以圖免去政府的嚴刑峻罰。統治階級知道了這原因之後，也想出了對策。元至正二年——一三〇九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向政府提議：分農民為上中下三等，上等戶地十畝，中等戶地五畝，下等戶地三畝至一畝，全栽植桑樹，並在桑樹周圍，硬性強迫老百姓筑起圍牆。當然，在圍牆之內的桑樹，倘有斫伐，是得由戶主負責的。桑樹的株數，只准增加，不准減少，所有桑樹數目，寫在一塊木牌上，挂在桑園的門口，每年清查幾次。元朝的皇帝聽了這建議，非常贊許，第二年，就通令全國，普遍實施。一時雷厲風行，考察一個地方官的負責不負責，政府也把栽桑一樁事，作為考查標準的主要部門之一。社會的反映呢？明劉基在元代有一首“畦桑詞”，就是說這事的：

“編竹為籬更栽刺，高門大寫畦桑字。縣官要備六事忙，
村村巷巷催畦桑。桑畦有增不可減，準備上司來計點。新官